

莊子的想像力很高，如果生在今天，寫科幻小說，可能會成名；不過，他着意以故事諷世。他的理想是返於自然，他譏諷的對象，就是人的虛偽和愚昧。他假託不同的人物，寓言的目的，不過是表明這個理想。

如果把寓言作歷史來讀，就會相去萬里。所以讀者不必稽考書中的人與事，甚至無需太着意於莊子其人誰何，只在意於莊子其書的思想。

林語堂說過：初讀莊子，你會以其為很可笑；再讀下去，就會以從前以為可笑才是可笑（大意如此），的是智者之言。其實，該如此讀寓言。

莊子“逍遙遊”所說的鯤鵬變化，“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”，沒有誰會認真當作飛翔紀錄，成為外太空旅行的先驅；更沒聽說有誰竟以為那是“進化論”的預言。

“盜跖”第二十九，明顯是莊子闢枉去偽的論辯。

柳下季早於孔子約百年，焉得為友？只是作為二人性型相似，可以朋比並舉。同樣的，盜跖，不知何時人，有人以為是在黃帝時的人物，果如此，更遠早於柳下季，不可能是他的弟弟。如此說，是“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”的先設條件。柳下季不能必成，孔子也將碰壁。

至於孔子隨行的門徒，莊子特書“顏回為御”。不僅顏回恐怕沒有駕車的專長，而且在時間上也故佈疑陣。

“盜跖”在談話中，提到孔子好話誘騙子路，在其門下註冊受教，又說：“子路欲殺衛君，而事不成，身蒞於衛東門之上。”這是說，以子路在衛國參與蒯瞶政變，被蒯醜慘死，即斬為肉醬，證明孔子教育的失敗。此事應該遠在顏淵早逝之後。

莊子成書的時候，去孔子和其弟子的時代不遠，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史實，必然意識到作者這樣把歷史人物胡扯在一起，不能認真看待。如果今天的人，就像今天有人寫希特勒與聖方濟對話，指責他愛不如恨，能夠當作歷史嗎？

不過，莊子的作者，不是混亂史實，而是以不同的人物範型為代表。

“盜跖”篇的主要思想，是指出教育並不能改變人性，輔導的結果，是無濟於事。

莊子裡所說的“孔子”，是一個“矯言偽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貴”的偽君子範型；如此人物，而圖教育別人，以圖輔導別人，其失敗是必然的。在這裡，沒必要去想孔子其人是這樣，只能當作對“儒者”的描述，是假冒為善打孔子招牌的人，心勞力絀的失敗紀錄。

對於人性的看法，莊子沒有像荀子那樣主張“性惡”，所以要繩之以法；也沒有像孟子主張“性善”，以為教育能改變人性，至於至善，像西方啟蒙時代的樂觀。莊子和老子，認為應該歸向自然，返璞歸真。因此，他藉老子的口，說出“衛生”之道，也就是不爭，不執，不偏，不為，是常人之道，不是“至人”，但應該能夠保守如此“赤子”的心性。在莊子“庚桑楚”篇中這樣教導：

兒子終日嗥而喘不嗆，和之至也。終日握而手不掬，共其德也。終日視而目不瞋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為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，是衛生之經已。

嬰孩與成人的差別，是那個保持自然。整天號叫，喉嚨不會沙啞；整天握物而不緊持，手不會拘繃；整天張目看，眼不常轉眨；出門不辨識方向，在家不營役勞作，信手玩物，而不為物累。這是“衛生”的概要。在此之外，莊子還說了十日澡德潔塵等步驟，作為更進的條件，使人覺得返回自然的重要。

莊子的“兒子”一語，略可比於主耶穌所說“回轉成小孩子樣式”；不過，主所說的，是進入天國的過程，而不是目的。天國，才是要達到的目的。在天國裡，神是我們的天父，“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... 聖靈與我們的心，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... 就是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”（羅八：14-17）這更進一步，由悔改和生命的更新，而得承受基業。這是神的恩典，不在乎人一己的努力。

莊子的自然，同老子的謙虛，正是“誠”的開始，是莊子的智慧。其寓言中，不僅有人物，也有動物，更有的名字，是觀念或情況的代表。如“知北遊”中的“知”與“無為”“狂屈”，都用為人名，這種方法，就有些像中世紀基督教“道德劇”了。

亞理斯多德承受柏拉圖的理論，以“範型”重於實體。因此，他認為戲劇（文藝）比歷史更要緊。因為歷史人物，只是個體；文藝作品中的人，是一個類型，是許多人共同的代表。

### 南榮趯的同路人

老子曰：“子自楚之所來乎？”

南榮趯曰：“唯。”

老子曰：“子何與人俱來之眾也！”

南榮趯懼然顧其後。

老子曰：“子不知吾所謂乎？”

南榮趯俯而慚，仰而歎曰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。”

莊子·“庚桑楚”第二十三

老子的弟子庚桑楚，要教訓南榮趯葆身利世之道，為自己智慧所限，不能盡暢其言，指引他去見老子。

老子一見南榮趯，仿佛給他當頭棒喝，問他為甚帶許多人來。南榮趯不知所指，回身看後面有些甚麼人。老子認為他入學考試即不及格；南榮趯慚愧的承認，自己沒想到老子所指的，是許多龐雜的傳統和成見，成為思想上的包袱，偶像。這正如貝肯(Francis Bacon, 1561-1626)所說的，攔阻學識進步的“偶像”。有部族的偶像，洞穴的偶像，市場的偶像，和戲台的偶像，都必須除去。

貝肯所說的，是在知識論方面。於老莊而言，知識論與倫理學，並沒有明顯的區分。

不過，我們不能以為“傳統”一概是錯誤的，在使徒書信中，有時把同一字用作“教訓”(帖後二:15 三:6)。而標新立異的論說，並不保證是好的。使徒彼得的書信寫道：“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，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是堅固，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。”(彼後一:12)“這些事”成為老生常談，但不失其為重要真理。

一位有名的雄辯家，很多人慕名遠來，不惜重金，但求能列門牆；其中一個說：“為已經學過些時間了。”老師說：“那得加倍收費，因為得花多時間，讓你把那些無益有害的舊東西吐出來！”

老子啟發南榮趯的，是“洗腦”工夫的重要。今天的人因為受政治運動的影響，很難對洗腦有著強大印象。其實，思想上的滌蕩瑕垢，是很為重要的。聖經說：“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，詭詐，並假善，嫉妒，和一切毀謗的話，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，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，叫你們因此漸長，以致得救。”(彼前二:1, 2)這裡所說的，顯然是污穢敗壞的，明顯必須革除；但還有一些陳腐的觀念，成見，必須得洗腦，否則必為所累。

據說，有個職業教琴的人。沒有學過的素手或孩子，收費較低；有似乎有相當成就的人來學，收費就高很多。原因何在？是要先把“成手”的壞習慣去掉，變成一張白紙，從新開始，那是很困難的事。

### 謙卑像小孩子

老子特別注重謙卑。“守雌”，“為谷”，“貴柔”，都不外是謙卑的表現。(第二十八章)

“自知者明”，“自勝者強”，“知足者富”(第三十三章)

“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”(第四十三章)

謙卑不是俯仰由人，隨波逐流。在所有老莊典籍記載的老子談話中，所表現的都是統攝全局的氣勢，沒有例外。

今年在中國出土了“孔子見老子”壁雕。據報導，畫面分二部分。其一呈現二人距離較遠，孔子恭敬執禮，老子顧盼側首，神態肅然。其二則似是近坐歡談。

老子是東周第一智者，主任國史館館長件掌資料檔案。據考：孔子一生曾至少四次或更多次向老子請教，早者不過二十歲，遲者在五十以後；二圖並不確定是同一次造訪，前倨後恭。惟可說明在學習過程中，知識使人謙卑；前圖似足說明老子說話的神情：“去爾之色態與淫志，驕氣與多欲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”但誰都不能保證，有一藥而癒的結果。謙卑，是一種長期的學習進程。

孔子問禮於老聃圖，有好幾種，大多是根據史書記載，所表現的，顯有不同的年齡知識階段，說明至少有四次訪談。其中有一幅圖畫，二位大師中間，有個孩子在戲耍，有人推斷為“仲尼師項橐”；可見孔子也從老子領受過“回轉像小孩子”的教訓。

孔子後來有了名氣，有一幫弟子從者，頗似小型政黨。他標榜着要復禮治世，栖栖皇皇，席不暇暖，以為自己甚麼都知道，天下非我不可；連弗耷，佛肸之類的叛亂分子，召夫子入夥，他也不顧倫理原則，熱衷考慮參加，幸有子路阻擋，未成其行，也未玷污其名節。莊子對孔夫子熱中於推行理想，頗不欣賞，譏其像“喪家犬”。不過，莊子的書多寓言，立意重在思想為主，不能全按字面接受為史實。

儒者把孔子當招牌，自然不願承認宮牆九仞的孔子，在任何時候，可能會遜於“聖人”。偏偏老子可不理會那一套，他看出仲尼不甘作老二，為了造益那個年輕人，說出了那番話。現在孔子在地球表面上所有地方，受到人捧，似乎成為“聖而時髦者”且不去說它，就是以後的儒者，一般連孔子一成智慧都沒有的現代人，遇到一名過時的老傢伙，如此指着鼻子訓斥，也不會高興得來。孔子卻能夠謙卑受教，還說老子的好話；一般說來，“債主從不會是欠債者眼中的英雄”，受益者每轉來咬施惠的手；但孔子一生從不敢說老子壞話。這難得的氣度，即使今天不是聖人，將來還會不得給君王弄去吃冷豬肉！

耶穌對世人仁慈的呼召：“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。”（太一一：28, 29）這不僅是出自一位偉大教師的教導，更是作出榜樣。我們最難以想像的是，全智，全能的至高神，完全沒有進步的可能，怎麼個謙卑法！

原來富有宇宙萬物的主宰，會捨棄，倒空。“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：祂本來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叫你們因祂的貧窮，可以成為富足。”（林後八：9）萬有的主，成為一無所有，真是謙卑的極致，這就是恩典，是無與倫比的愛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